

陳氏通鑑續編

二十

寧宗

			二	漢書門類
	一	八	一	
二	〇	九	六	
四	冊	架	函	號

二	二	漢
〇	一	書
四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8
冊數	24 (20)
函號	別 51 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

淺草文庫

四年

金大安三年

夏神宗遵頊光定元年

春三月臨安

府大火

于壽慈官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西域

哈兒厥

部降于

蒙古○夏四月

蒙古侵金金使結合

合打乞

和蒙古不許初金納合買住鎮守北鄙知蒙

彼於我無算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

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息馬力

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被大水灑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

住之囚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金命其平章政事獨言于

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

教諭陳道曾校正





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阿疎裔孫也中六月余嶠

如金不至而復賀生辰也金有蒙古之難不至而還自

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項立○金獨吉千家奴完顏

胡沙御蒙古于灰河紇石烈胡沙虎遁還金師遂敗績

蒙古取大同府桓撫州及西北州縣千家奴胡沙至烏沙

兵奄至攻烏月營取之千家奴帥衆禦于灰河相持三日

太祖皇帝率精騎三千至安定之北胡沙虎即以麾下勁

卒七千趨去於是千家奴等兵皆敗走蒙古追至翠屏

口金師又敗蒙古遂取西京及桓撫州太祖皇帝復

遣其大太子赤二太子察哈牙三太子太宗皇帝諱

幹可牙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

弘州昌平懷來結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閏

至清滄自臨漢趣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

九月金完顏胡沙帥師南還蒙古追之金師潰于會河

堡蒙古入居庸關而去蒙古自古自撫州進攻奉聖州破之

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于嶺下蒙古

兵至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

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

俱進為計萬全太祖皇帝聞之進兵于獲兒甫九斤遣

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

之太祖皇帝遂與九斤等戰金師大敗死者不可勝計

教諭陳道曾正



蒙古兵敗而去金主乃止命冬十月詔江淮京湖四川謹飭邊備以金有難也十一月金以徒單鑑為右丞相上鑑為

留守聞蒙古兵日攻西北上言曰自國家與遼旦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瑄曰如此是自感境土也金主從瑄謀及桓昌撫沒于蒙古金主始悔之中都戒嚴鑑聞之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右相鑑至奏曰遼東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金紇石烈胡沙虎至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金獨吉千家奴免貶完顏胡沙燕以為右副元帥帥師次于媯川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荊關殺漆水令至中都金主不問其罪而以為副元帥胡沙虎請兵

二萬北屯宣德金主與三金獨吉千家奴免貶完顏胡沙

為咸平路兵馬總管二帥必誅及千家奴止除名而胡沙

降官由是將金益都盜楊安兒寇掠山東州縣初益都無

賴以弼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安兒安國因以自名泰和

中金人南伐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詔州縣捕之安兒

時為群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

薄中都詔招鐵尾散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為都統

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

縣殺掠官吏安兒以其舅劉全為帥展徽王敏為謀主汲

君立王琳間通糧友張正忠

孫武正等為將山東大擾

五年金宗正元年春三月夏人寇金葭州乘其有蒙

金紇石烈胡沙虎有罪放歸田里胡沙虎欲移屯南口上

教諭陳道曾校正



支一身不足惜三十兵為可憂十二關達春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蒙古取金宣德府而發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太祖

皇帝與赤駒駙馬後擁楯以登而射之金人潰太祖皇帝始得脫身走四太子睿宗皇帝諱恆雷因盡取德興府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

夏五月安南國王李龍翰卒子吳昂嗣

吳昂尋卒無子其塔陳日嬰遂主國事吳昂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

睿陳日嬰因襲取之李氏自公金以空名敕牒募人買之

○金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金泰始盜劉二祖寇掠

淄沂州○秋七月兩太廟屋壞

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元年春正月

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然之乃遣官者李思中弒金主於邸誘完顏綱還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

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使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甲辰王至燕即位珣本名吾暗顯宗庶長子蒙古使乙

里只如金議和且金以徒單鎰為左丞相○閏月金主立

其子守忠為太子○金追廢其主承濟為東海郡侯○冬

十月蒙古復使乙里只如金○金術虎高琪及蒙古

戰于燕城北金師敗績蒙古遂圍中都太祖皇帝兵至

右監軍術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

至古北口太祖皇帝留可忒薄察等帥軍守之而自以

衆趨居庸關金人堅壁拒之太祖皇帝不得入乃命括

別帥兵趨紫荆口距中都二百里胡沙虎欲誘之南至涿

會易聚兵擊之及蒙古兵至金戍卒奔潰可忒薄察以兵

太祖皇帝攻破涿易至皂河之內欲渡高橋胡沙虎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五



方病是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亂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主虎高琪還自師，殺紇石師大潰。蒙古兵進圍燕京。

烈胡沙虎金主命暴胡沙虎之罪，以高琪為左副元帥。高琪戰敗自度必為胡沙虎所殺，乃以亂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縫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蒙古取金涇州。十一月夏人寇金會州。蒙古徇金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十二月夏人陷金涇州。蒙古分兵徇金河北河東山東州郡多下之。太祖皇帝留怯台及哈台次燕城之外分

文紹節卒。○三月樓鑰罷。夏四月以章良能參知政事。

○五月金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帥師次于城北。○夏人寇金保安州慶陽府。○金完顏綱及蒙古戰

于縉山金師敗績。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屯縉山以備邊善撫士卒皆樂為用及蒙古兵將至

左丞完顏綱行省事于縉山徒單鑑曰高琪在彼行省不

必自往也若益兵助之彼之功即公之功矣綱不從果大

敗敵勢秋八月金胡沙虎弒其主承濟九月昇王珣立以

胡沙虎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胡沙虎帥士三千屯中都城北與其

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刺等謀作亂會金主以

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

詔入討八月壬辰中夜分其軍為三由章義門入自荆一



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達旦至北関已接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刺殺之并其從者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而死進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癸巳以兵逼金主出宮乘素車至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尚宮左夫人鄭氏為內職掌寶璽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鄭氏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豎逆奪璽耶我死可必璽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百餘人或告之曰單鑑時以墮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兵士索人於閭巷鑑乃還策胡沙虎欲借位猶豫不決以鑑人望乃請訪蓋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眾望所屬元帥決

所降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達旦兵為三道命太子承察合歹斡可牙三人分將循太行而南攻河北河東諸州時中原諸路之兵金皆僉往山後一帶防遏州郡無兵可守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集蒙古兵至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由是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皆不戰而降蒙古兵遂由真定威州趨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亦遵海而東破濼薊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真德秀如金不至而復破雄漢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真德秀如金不至而復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

戊甲

七年金貞祐二年春正月章良能卒。蒙古徇金彰德

府知府事黃擢九住死之徇懷州節度使宋宸死之。二

月金使完顏承暉乞和于蒙古。于中都城北金平章政

百五十五歲編卷之三

六



事高其言于金主曰達旦人馬罷病當乘此一戰承暉曰不可我軍雖在都城家屬則居名郡其人心去留未可知若出兵與戰敗則俱散勝則亦立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蓋遣使議和得波出居庸關後國乃可議耳金主然之乃遣承暉往乞和且許以公主歸之金銀

如金也納幣蒙古木華黎侵金遼西州縣○三月召安丙同

知樞密院事以董居誼為四川制置使丙未至改知潭州

○金人來求歲幣弗與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遣歲幣故來替之起居舍人真德秀以為不宜

與從蒙古使乙里只扎八如金逆女金以東海郡侯女歸

之是為公主金命諸人納粟買官○蒙古取金嵐州節度使

烏古論仲溫死之○夏四月金及蒙古平太皇太后既成婚乃出居

庸北還金主使承暉送之至麻池而返遂以蒙古金以

僕散安貞為諸路宣撫使時山東州縣多被兵燹河東河

海數郡僅存蒙古兵既退金尚書左丞相徒單鑑孛蒙古

乃以安貞宣撫蒙古兵既退金尚書左丞相徒單鑑孛蒙古

兵退金主將遷都于汴鑑曰鑿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

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

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

之次也金主不從鑑明敏方正問學該貫一時名士皆出

其門多至御相衛王之絃蒙古置行尚書省于宣平

古之難轉危為安惟鑑是賴焉蒙古置行尚書省于宣平

以撒沒喝領軍事降民蒙古木華黎徇金大定府烏古論

寅蒼虎以城降之木華黎進兵北京金守將銀青帥衆二

顏昔烈高德王抗其民蕭阿先諫曰遼西以北京為重鎮



當撫之以慰衆望奈何坑之木華黎乃止以蒙古徇金霸

州守將史天倪蕭勃迭帥所部降之○五月金主遷都于

汴命平章政事完顏承暉奉太子以守燕金主以國威兵

能守中都乃遷于汴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政事都元

帥完顏承暉左丞抹然盡忠奉太子守中都遂與六官督

行七月乙亥金主至南京蒙古太祖皇帝聞之怒曰既

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款我之計耳復

月金主之南遷也至後使明安帥師會之遂同圍燕良鄉命護衛兀軍

元給鎧馬悉復還宮兀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索溫而

推斫答及比涉兒扎刺兒三人為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

以兵阻盧溝斫斫擊敗之軍勢既張遣使乞降於蒙古

太祖皇帝方怒金之南遷遂遣明安援所答斫斫合其兵

燕京以鄭昭先僉書樞密院事○夏人請會師以伐金不

報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八月金主召太子守

忠于燕完顏素蘭以爲不可平章术虎高琪曰主上居此

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

太子在彼則耳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明皇幸

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夏人寇金慶原延

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

安積石州○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蒙古兵

-5 125 35 875" data-label="Text">

徇金順州勸農使王晦死之○蒙古取金成州○十二月

蒙古兵徇懿州節度使高閻山死之○金石天應以興中

府張鯨以錦州降于蒙古○嗣秀王師揆卒○金濰州

府張鯨以錦州降于蒙古○嗣秀王師揆卒○金濰州



紅襖賊李全寇掠山東州縣全濰州北海農家子銳頭盜

運鐵鎗人號為李鐵鎗金主自遷汴賦歛益橫河北山東

遺民保若阻險群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紅納襖以相識

全與仲兄福亦聚眾數千鈇掠山東劉慶福

國用安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皆附之

八年金貞祐三年春正月以師禹嗣秀王師禹師夏人

寇金環州。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叛自通州以其師降

于蒙古。金太子守忠卒。二月雷孝友罷。金以抹

撚盡忠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金僕散安貞討揚安

兒安兒敗死其黨奉安兒妹以掠山東楊安兒之衆日盛

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遂僭號置官屬改

元天順衆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經歷黃

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衆安兒乘舟入海欲走岬嶠山

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安兒妹四娘子狡獪善騎射

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三月金夾谷石里哥斬劉二祖

餘黨復推霍儀為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安定郡

王伯祝卒。夏五月金右丞相都元帥完顏承暉自殺抹

撚盡忠棄城南奔。蒙古入燕立行中書省以守之蒙古

燕承暉以左丞抹撚盡忠久在軍旅委以心腹而已總持

大綱期以保完都城及蒲察七斤叛中都益急金主遣左

監軍承暉之承暉遣間使奉磐書奏曰七斤既降城中無有

通鑑綱目卷之三

九

李



其所運糧而還由是中都孤立內外不通時平草莽虎高  
其居中專政忌承暉成功諸將又皆顧望雖屢遣援兵而  
終無一人至中都者完顏素蘭上書備言高琪滅亂紀綱  
戕害忠良不欲國家平治之罪請逐之金主不能用中都  
被圍既久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  
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  
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  
報國家耳五月二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  
書之大略論國家至計及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  
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給  
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師安石舉白引滿謂被  
曰承暉於五經皆暉神色泰然方與師安石舉白引滿謂被  
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馬二字授筆曰遷亦謬誤得非  
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  
則知仰藥死矣家人忽忽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  
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給之曰我當先出  
與諸妃偕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  
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為亂

天所焚六月餘不滅時太祖皇帝在桓州聞燕陷遣使  
勞明安等而釐其府庫之實比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  
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  
我輩豈得至此師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  
郡王諡忠肅盡忠秋七月以鄭昭先參知政事曾從龍僉  
至汴金主殺之

書樞密院事。詔沂王嗣子均更名貴和。金改交鈔為

貞祐寶券。自泰和以來交鈔日多而輕乃更作二十貫至

輕而愈滯市邑視為無用之物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弊  
交鈔屢更皆至窮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于江  
淮錢多入于宋矣至是改交鈔八月金命參知政事侯摯行  
鈔名貞祐寶券而弊如故

中書省于河北。金置行省于陝西行樞密院于徐州歸

德府元帥府于東平益都太原潞州行總管府于要寧州



金定縣志卷之二十一

縣時盜賊所在九月金定縣官募民進糧遷官令司縣官能募民

進糧五千石以上減一賞考萬石以上遷一官升一等金定敗敵功

賞令南慶主帥及官軍義軍將校有能率眾復取中都者

都州縣者予本慶長官散官隨職遷授餘州縣遞減二等

賜止其家又以空名宣慰付陝西宣撫司遷授冬十月

夏人寇金保安延安臨洮金命尚書左丞相僕散端

無都元帥行省事于陝西樞密副使僕散安貞行院事于

徐州金以行聖公孔元措為太常博士金主以元措聖

盜縱橫恐阻其害是使之奉蒙古三合侵金潼關不克遂

自高山趨汴金人敗之乃還太祖皇帝次魚兒灤遣三合

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礮輒以鐵

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

東十月蒙古兵乃還陝州自三門折津乘河冰合布灰引兵

渡還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

和取之矣獨餘一帝號稱臣當封汝主為王故議不成時兩

河已為蒙古所殘毀山東遼東又為群盜所據金勢既

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宋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真德秀上

奏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而金以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

方張之師加以群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

謹按國史女直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已

自金定縣志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  
從之於是女直得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  
劫遷我二聖荼毒我衆民自開關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  
是之酷也臣觀連旦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直方興之時  
一旦與吾為鄰亦必祖述女直已行之故智蓋女直嘗以  
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  
受之則享虐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辭仗大  
義以見攻女直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觀  
吾之所吝乎從之則要索七厥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  
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  
一故吾得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群醜並爭莫能相  
謀元魏已併諸胡遂前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  
揚劉群盜人皆服從臣恐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為江左  
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  
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為池  
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  
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患也

十一月以伯澤為安定

郡王○金以王世安為淮南招撫使世安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招撫

使選謀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紅夏人寇金綏德○蒙古

兵徇金彰德知府陀滿斜烈死之○十二月蒙古兵徇金

大名府○蒙古殺張鯨鯨弟致據錦州反蒙古以張鯨總

從奪忽蘭徹里必南征鯨懷反則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先

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留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

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吏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遣兵

徇平瀛瑞利義懿廣寧等郡皆下之木華黎帥先鋒蒙古

不花權帥兀葉兒等軍討之州郡皆復隆

子丙 九年金貞祐四年 太祖皇帝十一年春正月 蒙古取金曹州○金立

遂王守禮為太子更名守緒控制樞密院事○二月蒙



古圍金太原。金以胥鼎為尚書左丞行省事于平陽。

蒙古取金霍山諸隘。夏五月金以尚書右丞侯執事行省

事于東平。六月張致降金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

○金改宣撫為經略使。秋七月金侯執事斬賊郝定摯獲紅襖

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階號署官改元已攻陷滕充單八

月金定僧道納粟補監寺威儀之令。夏人寇金安塞堡

○蒙古徇金延安及防代州經略使與屯醜和尚死之。

冬十月蒙古取金潼關節度使泥龐古蒲魯虎死之。

蒙古兵徇金汝州。十一月蒙古兵次于馮池金右副

元帥蒲察阿里不孫奔還。十二月金以木虎高琪為尚

書右丞相時蒙古進兵至陝州自關已西皆列營柵連

汜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

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

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

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

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

待之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

琪以不復憂恤金主惑蒙古兵徇金平陽太原大名府○蒙

之以故國勢益衰

古木華黎圍錦州殺張致木華黎以致兵精且依嶮為阻

攻獨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獨石賊必遣兵往援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三



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賊聞溜石被圍果不兵救之蒙古不  
 花以騎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木華黎亦夜半引軍疾馳  
 比曙抵神水與賊遇而蒙古不花兵亦前夜擊大破  
 之賊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不花自守月餘其  
 監軍高益縛致出降陳伯震如金○  
 木華黎殺之遼西陳伯震如金○  
 會鼎會師敗蒙  
 古于平陽鼎開蒙古兵度潼關即遣必蘭阿魯帶統單  
 以精兵援汴京又遣梁散掃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  
 古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左丞遣梁平陽鼎慮  
 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告孟五州經略司相與會師為  
 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集津北渡而遠至平陽鼎敗  
 之金人復取潼關

十年金興定元年春正月○蒙古御金觀興○二月

金造貞祐通寶自百至三千等之為十凡一貫當寶券千  
 貫聽各路轉運司印造與舊券參用而

愈陳伯震還自金伯震將還金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  
 故我蓋自金有蒙古之難宋不遣歲幣者六年未嘗  
 高琪又以境土日感勸金主南侵以自廣金主曰但能守  
 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高琪言不已金主  
 感之故於伯震之陛辭言及以為用兵之端蒙古御折代

州○金尚書省乞罷府州學生廩給金主不許尚書省以  
 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  
 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况今日乎不許  
 金以苗道

潤為中都留守兼經略使知中山府河北隊長苗道潤有  
 心特河北群盜起道潤擊之略三月金以武仙權知真定

府事金主命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  
 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圍之武仙率兵斬  
 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備



擬物故蒙古徇金霸州。夏四月金使烏古論慶壽完顏

賈不分道南侵至安昌王辛敗之乃去詔江淮制置使李

珪京湖制置使趙方四川制置使董居誼便宜行事費不

兵于信陽隴山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推塲官盛允升

殺之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至光山縣之安昌等處

置措置調遣便亘行事趙方請下詔伐金遂傳檄招諭中

原官吏金以元師左都監完顏萬行府事督畫道潤等圖

復燕京。金侯摯使完顏寔敗霍儀斬之其黨皆潰。五

月復漣水縣。蒙古取金滿城守將任福死之。六月以

金詔四方從趙方之請也詔略曰夫戎跨我中原

不次之賞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嗣濮王不傳卒

應純之使高忠皎沈鐸伐金圍泗州及靈壁東海碓山

系初楊安兒之寇掠山東也出沒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

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備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

莫可遏及下詔伐金純之以沈鐸為武鋒定遠民季先以

李全來歸高忠皎會其兵伐海州不克初李全聞揚安兒

旗山因帥其黨歸之四娘子因與私通遂以為夫已而為

完顏寔所敗全收其眾與楊氏及劉全保東海之嶠山定

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家廝養也嘗隨佑部綱客山陽揚

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季先至山陽寅緣沈鐸

得見應純之道山東豪傑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為機察



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九月蒙古徇金隰沁州太原中山府取磁

滑瀆棣博沂州。冬十月金以河南為中京金昌府。金

命唐鄧蔡州行元帥府南侵金主以宋遣兵數犯其境及歲幣不至將南侵右司諫許

古上疏曰若能先遣使議和則達旦聞之亦將斂迹豈宜用兵以益敵耶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以示參政

高汝勵汝勵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可乃止而詔唐鄧蔡州舉兵伐宋平章政事胥鼎切諫木虎高琪不從

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畏達旦之逼專意南侵以避之有所言皆不

用十二月募民納粟補官軍興故也蒙古徇金潞州都統馬甫

死之取密州節度使完顏寓死之。蒙古取金益都府。金

阿鄰入湫池堡天水軍遂擾大散關。李全護金莒州取

之李福取青州福全也蒙古以木華黎為太師魯國王繼略

山南太祖皇帝以木華黎功大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帥蕃漢軍攻掠城邑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

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木華黎怒屠其民州人趙

璠乞以身贖其母與兄木華黎哀而免之蠡人得全活甚衆蒙古圍夏興州夏主導頊

出奔西涼州。蒙古括別伐乃靈屈出律敗之。蒙古太

子木赤伐烏思憾哈納思帖良兀克失的迷火因亦兒干

等部皆降之

**戊**十一年金興定二年春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總管

以知楚州應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應純之見李全軍捷密聞于朝謂



中原可復史彌遠鑒韓侂胄之事不明招納密勅江淮制

置使李珣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純之節制放錢

糧萬五千人以沈鐸為忠義副都統於是粵海馬良高林

宋德珞等萬人輻輳連水而季先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

鐸亦招楊友二月金人焚大散關金阿鄰入皂郊堡王

劉全來歸萬餘人金賽不圍隨州棗陽軍游騎至漢上均州守三月

死者五金訛可入光化軍金人焚湫池堡王逸帥四川忠義

人復皂郊追金阿鄰斬之伐秦州至赤谷而潰王逸帥忠

官軍復皂郊遂進攻秦州至赤谷口逸傳沔州金為古論

都統劉昌祖之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大潰金為古論

長壽入西和州夏四月入成州及河池縣復侵大散關興

元都統吳政敗之金人乃去五月詔集議平戎禦戎和

戎三策金黃摑阿魯答襲敗李全于莒州夏人寇金

廊延蒙古徇金錦州元帥劉仲亨死之金賈瑀殺其

中都經略使苗道潤元帥右都監張柔會師伐之至紫荆

關遇蒙古與戰而敗柔遂降蒙古蒙古以柔為河北

都元帥道潤素與副使賈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

馬掖道潤道潤適絕不能乘馬瑀伏發前突伯祥奮槍大

呼殺數人賊乃遁去伯祥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令疾

足間道以聞道潤之衆無所依部將靖安民代領之賈瑀

不自安遣使告張柔曰吾已除道潤而公正直不以兵力



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  
柔叱曰彼帥也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它  
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為變質  
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顧忠  
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降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金石州賊馮天羽敗死其黨

安國用隆以國用為同知孟州事。秋八月金以李膺驢

權中都路經略使。○蒙古木華黎帥蕃漢軍自太和嶺

徇金河東遂取代隰州。○九月定郡王伯澤卒。○蒙古

木華黎取金太原府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死之取汾

州節度使元顏訛出虎死之。○李全復密州。○冬十月

蒙古木華黎徇金絳潞澤州取平陽行省李華死之木華黎圖

平陽參政李華禦之兵少援絕城遂陷或謂華宜上馬突圍出華嘆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

乃自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潞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

剌都死之。○十二月金使呂子羽來求成至淮不納而去

金主欲乘勝與宋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金以僕

散安貞為左副元帥。○金主使其太子守禮會師南侵。

戶部獻今年境內民數戶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

千四百四十一

十二年金興定三年春正月召董居誼還以聶子述

為四川制置使。○金人侵西和知州趙彥呐敗之。○金人



焚成州。金人入鳳州夷其城。金人侵隨均州信陽光化軍。金人圍光濠滁州棗陽安豐軍。吳政及金人戰于黃牛堡死之。金遂侵武休關。二月權興元府事趙希哲棄城走。趙方使扈再興救棗陽金完顏賽不敗走。棗陽圍急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鈗孟宗政帥兵三萬救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賑聲勢申飭諸將當過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復上疏力陳不可和者上事金人來自圖山勢如風雨再興宗政祥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佯却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金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遂大敗而去死者不可勝計金人入興元府大安軍張威敗之乃去。以曾從龍同知樞

密院事兼江淮宣撫使。以任希夷命書樞密院事。希夷嘗從

朱熹學篤信力行熹稱其開濟為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諡而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尚未贈諡乃上言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諡朝廷從之金人入洋州四川制置使董居

誼自利州逃歸。趙方使扈再興伐唐鄧州。夏人以書請會師以伐金詔利州安撫使丁焞許之。三月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金人焚洋州。閏月金命權中都經略使李彥質洛雄霸以東權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治易州以西之地。賈沙使李全救淮西大敗金人于化湖陂又敗之于曹家莊安豐軍滁光濠州圍







古張柔取金雄易安保州次于滿城金武仙會師伐之敗

績柔遂圍中山府金河東北郡縣多降之南古使柔師兵

安保諸州柔猶不忘苗道潤之餽必欲誅賈瑀而瑀援孔

山臺柔攻之瑀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先斷其汲道瑀

窮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道潤時人義之遂引兵次于滿

城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軍士適它出後下士

才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

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故梁大呼入圍仙眾皆披靡復使綠

山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

擊之仙兵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州下之於是祁陽曲

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

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頷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鎗大

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北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金鼓

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

降附柔之威五月張福陷遂寧府及普州六月安丙討福

名震于河朔

誅之五月福眾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走福入遂寧

之茗山六月甲申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合圍絕

其熱蘇之路以困之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于

丙丙命癘其黨王才以祭楊九鼎而誅福既而張威捕莫

簡及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賊悉平丙命班師而

還治于權知棗陽軍孟宗政大敗金人于城下追至鄧州

而還金人圍棗陽孟宗政固守相持者九十日扈再興夜

路七八遂却走再興追至十五里岡已而金人薄城東南

隅再興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金人大敗

完顏訛可引衆數萬復傳城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

擊之又令守垣者佯走金人爭垣因急擊之金人多墮水

中既而金人剗對樓鵝車革洞决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

與募死士著鐵面具坡檀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忿

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緬鈴白警鈴響

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日薄



城宗政隨方拒之金人屢敗愈怒戰益方會王大任帥銳卒冒重圍轉鬪而進內外合勢軍勢大振自晡至三更金尸橫野詎可棄旗甲輜重而走宗政等追之又敗之于北家在擒獲不可勝計自是再興宗政等曰與之戰遂進順昌縣浙川鎮迫金人至馬磴塞焚其城入鄧州而還自是不敢窺襄漢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給之給田勸屋與居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唐州宗政由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信賞必罰好名樂善為一時嗣濮王不標卒○丁熒復以書約夏人以伐金○秋七月李全復齊州○八月蒙古取金武州判官郭秀死之取合河縣令喬天寶死之○金中山治中王善殺權知府事李仲以叛○九月以李大東為沿江制置使趙善相主管淮西制置司公事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公

事無節制京東河北路軍馬罷江淮制置司

初山東忠義來歸者日衆

而石珪以計殺沈鐸于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毀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知盱眙軍賈涉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乃命涉為淮東提刑知楚州無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喻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而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省費什三四及分蒙古徇金東勝州節度使江淮為三司乃命涉主管淮東蒙古徇金東勝州節度使伯德察哥死之○蒙古木華黎次師于單州○蒙古太祖



皇帝伐西域諸國。張林以金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詔

以林為京東安撫使。初，張林與其黨復立府以歸金，以項

為治中，兗險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頗失衆心。

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

附之。林欲歸宋，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維上冢，

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

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乃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開

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

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棗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

歸宋。其表辭有云：舉諸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

主。表至，賈涉以聞，詔授林武翼木去京東安撫使。無京東

總管賈涉因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

地封爵，無所吝。仍厲冬十二月，四川宣撫司復洮州。詔

諸將議伐金及招諭中原豪傑。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

宗政分道帥師伐金。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

分道而進，國宗政東趨，唐州再興，西趨鄧州。戒之曰：毋

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貨糧而已。李

全襲泗州，不克而還。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

以自效。涉許之。全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

東城，將踏壕。壕冰，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發炬，數百，齊

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金尚書右丞相木虎

高琪有罪伏誅

高琪

琪主機務，女孺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

及負材力，或與己頽頽者，對金主陽稱其材，使幹當于河

北陰置之死地。又已為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

乃與汝孺力，勸金主南伐。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河

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賽

不殺其妻，因歸罪于賽，不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



其姦遂因其事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欲置亂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彖多厚撫亂軍而彖多輒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所吝之難而中都以亡故金主嘗歎曰壞天下者高琪彖多二人也

蒙古伐高麗高麗王暎降之蒙古兵襲叛人于契丹徑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之

且為鄉黨共攻其國國王暎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絕

**庚**十三年金定四年春正月扈再興圍鄧州金人救

之乃還○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獲趙興兒○許國伐唐

州不克而還○以不凌為嗣濮王○夏人復以書來議伐

金○金以武仙遙領中都留守○三月金以高汝礪為尚

書右丞相平章政事胥鼎致仕○金紅襖賊于忙兒龍衣海

州擣之○夏四月賈涉招諭豪傑于山東兩河○蒙古徇

金孟州○金封王福移刺衆家奴武仙張甫靖安民郭文

振胡天作完顏開燕寧九人為郡公並兼宣撫使分河北

山東地以隸之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利者翰

林承旨徒單鐫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

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刺光祖等三人謂度太

原之勢雖蹙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即

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幸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

山東實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金主曰它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



之有金主從之乃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為滄海公以清觀  
 滄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舊縣隸之  
 河間招撫使移刺衆家奴為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  
 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之真定經略使武  
 仙為恒山公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察城南  
 官縣隸之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為高陽公以雄霸莫州  
 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之中  
 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為易水公以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川  
 季廉三保河河北江磐山寨青白口朔天寨水谷權谷東安  
 寨隸之遼州從宜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為晉陽公以河北  
 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公以平陽晉安  
 府隸之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開為上黨公以澤潞沁  
 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為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  
 之九公皆兼宣撫使借銀青榮祿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  
 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  
 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  
 屬同時九府則富五月 蒙古徇金州兗州秦定軍節

元顏畏可死之。六月賈涉誘漣水軍忠義副都統

李先殺之其下奉石珪為帥以拒命李全自化湖波之捷

李先威望出己上陰結賈涉所任吏莫凱使諸先欲反涉  
 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  
 翼總先衆于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  
 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  
 遣楚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取之謀分珪軍為六  
 請于朝出六脩武京東路忠義鈐轄誥命及印授淵等以  
 分統生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 蒙古楊在  
 甚詔以珪為漣水忠義軍統轄珪不受而叛

取金大名府開州及東明長垣縣。蒙古木華黎取金嵐  
 絳州遂侵河中府不克。秋七月金使烏古論仲端如  
 蒙古求成。八月金嚴實據青崖峒以魏博恩德懷衛開



相等郡來歸李全遂會張林龍東平敗績乃還金長清縣令嚴實為

主將所疑以兵圍之實挈老幼壁于青崖峒依益都張林

以避之會宋使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內附

拱與定約奉實款至楚州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

州縣皆下於是本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九郡歸宋

賈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涉不能止

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

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

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尚蒙古綱帥師固守全以

三千人被金銀甲赤幟遠壕躍馬索戰不得乃與林夾攻

水而皆詰旦金監軍王庭王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

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金

龍虎上將軍幹不答貫銀甲揮長槊盛兵以出乃退保長

共將馳突全戰不免會諸將赴救按全以出乃退保長

精銳喪失大半以鎮江軍五百懷憤使拱先將以保長

自以餘眾由滄州假監州張林侵金滄州王福以城降

以慰膽之未幾復還楚州

皇太子詢卒景獻安丙使王仕信帥師會夏人以伐金丙

夏人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戰宋師攻城遂命利州統

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鳳翔委丁煇節制次于鞏州以俟

夏人夾攻且傳檄招諭復海州以徐晞稷知州事夏人

陷金會州○金遣使加夏行成○蒙古木華黎次師瀚城

金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之木華黎以史天倪權知河北

西路兵馬事武仙副之木華黎至滿城使蒙古不花將輕

槍攻臺州蒙古不花與之遇高鐵槍戰敗武仙度力不能

支遂舉城降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粗定而太兵

所過猶繼鈔掠非玉者甲民伐罪之意也且王為天下除

暴豈可效他軍所為乎木華黎善之即下命禁剽掠遣所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三

十三



之不克遂還

九月夏遣其樞密使審子寧率衆二十萬圍

撫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都統程信出長道與元都統

陳立出大散關田冒出子午谷金州都統陳昱出上津已

亥張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於是諸將遲疑不進

辛丑質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于定邊城王仕信克鹽川

鎮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會夏人于鞏州城下丁未攻城

不克壬子程信與夏人復攻城不克信引兵趨秦州丙辰

夏人自安遠若退師十月丁巳朔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

兵程信以宣撫司命斬王仕信于西和州夏人陷金定西

西寧州○蒙古使塔忽如金○冬十月金封紅襖賊帥時

青爲勝陽公青與叔父全俱爲紅襖賊及揚安兒劉二祖

全降宋青心羨之亦帥衆叛金而南宋處之龜山有衆數

萬至是金元師統石烈宗吾答遣人招全及青金不從而

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

罪金主乃加青銀青榮祿大夫封勝陽公本處兵馬總領

元帥兼宣撫使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入金濟南府嚴實

以彰德大名府磁洛恩博滑濟州降之木華黎以實權濟

南等路都總管木華黎既戰士卒州郡悅附遂以輕騎入

戶三十萬以降木華黎承制以實爲金紫光祿大夫權濟

南等路都總管實州李信以青崖附于宋實毋妻兒皆死

焉實攻信復蒙古木華黎圍金東平府金兵二十萬聚于

取青崖咽

在濟南衆采大集遣少卒二萬襲之木華黎迎戰金兵敗

木華黎遂薄黃龍岡金兵盛列于城北木華黎麾蒙古漢

軍下馬短兵接金兵又大敗溺死于河者以萬數木

華黎遂陷黃龍岡進取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蒙古

太祖皇帝克斡脫羅兒城的太祖皇帝以西域避暑于也兒

石河至秋進兵所過城皆下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七六



至韓脫羅兒城留二太子三太子圍蒙古耶律楚材之而自與四太子別攻城十一月城降而金尚書古子

進庚午元歷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而行首負外郎都陷遂降于蒙古太祖皇帝有一天下之志嘗

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讎吾為汝報之矣楚材對曰

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

父耶太祖皇帝重其言命處左右以備訪問楚材通

數之學尤邃于太玄時從太祖皇帝征西域次于

干城楚材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太祖

帝以楚材明天文之占屢有問莫不高中故每征伐必令

楚材預卜吉凶太祖皇帝亦燒羊胛骨以符之然後行

十二月石珪以其衆叛降于蒙古曹沙命李全併將進

水忠義軍蒙古以珪為元帥石珪以入連水非賈涉木

意石珪懷不安而李全復

討珪於沙波遂以全所統衆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

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

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伎窮乃殺裴淵而挾孫武

正宋德珪降于蒙古木華黎以珪為元帥珪即石畫處

也珪既去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凡萬一千

人而月給萬五千人之精涉畏全不敢覈實全益得志

蒙古木華黎以嚴實權山東西路行省唆魯忽秃帥師次

于東平金兵固守東平不下木華黎謂嚴實曰我料東平

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綏輯安慰之勿苦

郡縣以敗大事也乃留唆魯忽秃以蒙古兵屯守東平

以實權行省謂千戶撒兒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

城內南北以還金易水公靖安民為其下所殺○金復故主

東海郡侯允濟為衛王諡曰紹仍加開得恭膺天命寶

副都統翟朝宗江

得于金師也

十四年金興定五年春正月李全襲金泗州入其西

太祖皇帝十六年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十一



城二月金紇石烈牙吾魯來救全敗乃還○金會師于蔡州以南侵僕散安貞遂圍光州詔准東京湖諸路禦之三月金人入黃蘄州而去扈再興敗之于天長鎮夏四月李全大敗之于淮上○金東莒公燕寧及蒙古戰寧敗死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蒙古取金東平府命嚴實石

珪分治之東平被圍既久援者不至糧道復絕其民東徙

率衆南趨邳州蒙古唆魯忽禿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

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六月詔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

子更名玆封祁國公帝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諸子

故事於皇立以太祖十世孫與苕為美義郎與苕燕懿王

貴和為皇子希彊之子也家于紹興山陰縣母全氏初慶元人余天錫

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慤絕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彌

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

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

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

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與越僧同舟抵越西門會天

雨僧言門左有全保長者可避雨天錫過之保長知其為

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更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

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苕與苕也曰者嘗言二兒後當極

貴天錫因憶彌遠言且念其行又相當及還臨安以告彌

遠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心以為沂邸



習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昔秉義郎年十七矣與昔凝  
重寡言潔脩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與昔獨儼然  
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銘容彌遠益異之秋七月以賈涉為淮東制置使。

八月任希夷罷以宣繒同知樞密院事俞應符命書院事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

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

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

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守漢漢十年

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許國以忠

應變如神隱然有尊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

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昉蔣九功輩皆拔為大

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為良

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

北顧之憂諸子范葵最顯

以與昔為右監門衛大將軍

賜名貴誠○加貴誠果州團練使○蒙古太祖皇帝圍西

域塔里寒寨

太祖皇帝往夏於西域遠里壇可汗遊是之

地至秋分遣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率右軍

攻王龍傑赤城四太子攻也里尼沙兀兒馬魯察葉可馬

魯昔刺思等城而自將兵踰鐵門關以攻迭里密及班勒

塔里寒寨之遂九月立貴誠為沂靖惠王柄後○冬十月

復滄州○復以齊州為濟南府兗州為龍慶府○夏人復

以書乞會師伐金○金太醫侯濟張子英除名侯濟張子

英治金主

孫疾用藥瞋眩孫不能任遂死有司論二人當誅金主曰

濟等所犯誠宜死然以朕孫故而殺人所不忍也杖七十

除蒙古木華黎伐夏夏人以師會之遂取金葭州拘緞德

州十一月圍延安府八月木華黎至天德監國公主遣其

臣習黑吉思勞之且享將士木華黎

遂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海監府等

宴木華黎於河南獻奉甚厚且遣答哥甘普將兵五萬屬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教諭陳道曾校正



焉十月木華黎引兵東行自雲中歷太和寨以入葭州命  
 石天應權行臺以守葭而自將大兵攻綏德破馬蹄克戎  
 兩寨夏主遣迷傑帥眾會之迷傑問木華黎相見之儀木  
 華黎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迷傑曰未受主命不敢即  
 拜因引眾去十一月木華黎進攻延安迷傑始贊馬而奔  
 金先帥合達與納合買住禦之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  
 蒙古將蒙古不花先以騎士三千趣之約半夜伏發木華  
 黎乃令軍士街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  
 望見金兵伴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乘其後鼓  
 聲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追殺七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  
 城堅壁不出木華黎以城池堅深碎不可入夏人寇金定西  
 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洛川邠州夏人寇金定西  
 積石州。師拔頴州。蒙古入金潼關。四川宣撫使安  
 丙卒詔知成都府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丙在  
 以攻為守威切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四蜀張  
 之師與之開誠布公附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林以京東叛降于蒙古。蒙古以林為山東東路都元  
 帥李福自膠西逃歸。李全既併前連水忠義益驕悍輕宋  
 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  
 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船艦舟謀爭舟楫之利焉  
 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  
 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上  
 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  
 輦之而稅其半然後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替辦于張林  
 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  
 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山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  
 兵取君頭尔林懼其黨李馬兒諾林歸蒙古林遂以京  
 東諸郡請降于蒙古木華黎以林為山東東路益都府  
 滄景賓棣等州行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十二月鄭昭  
 楚州林猶遺賈涉書言非己叛實由李福也

先罷。閏月苟夢玉如蒙古也。金更作興定寶泉。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七十一



貫當通寶 蒙古侵鄜州節度使完顏六斤女奚烈資祿都 四百貫 監紇石烈鶴壽蒲察婁室死之。蒙古木華黎取金坊州 遂徇隰吉州。蒙古使阿合赤孫來。蒙古速不斛散欽 樂部于王峪 十五年 金元光元年 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天命之 寶于大慶設大赦。二月李全復泗州。金完顏訛可時 全南侵至固始而去夏五月次于淮師虜敗之金人誅時 全主以宋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訛可行 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僉樞密院事時全副之以 伐宋由穎壽進渡淮敗宋師于高塘市攻回始縣破廬州 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時全之姪時青受宋詔與金

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訛可引衆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 渡全矯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 給軍參或之訛可及諸將佐勸止之全不從留三日訛可 謂全曰今淮水歲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 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 軍宋師襲之金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 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進封皇子祁國公竑為濟國公以 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沂王嗣子貴誠為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 其家使矚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 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 權勢熏灼竑不能平嘗書楊言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 彌遠當决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與地圖瓊厓曰吾他日 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 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 兼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 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德秀因力請外而去一日彌

遠買美人 其家使矚 政彌遠用 權勢熏灼 彌遠當决 得志置史 則恩州也 兼宮教諫 之矣否則 深可慮也 竑不聽德 秀因力請 外而去一 日彌

遠買美人 其家使矚 政彌遠用 權勢熏灼 彌遠當决 得志置史 則恩州也 兼宮教諫 之矣否則 深可慮也 竑不聽德 秀因力請 外而去一 日彌

遠買美人 其家使矚 政彌遠用 權勢熏灼 彌遠當决 得志置史 則恩州也 兼宮教諫 之矣否則 深可慮也 竑不聽德 秀因力請 外而去一 日彌

遠買美人 其家使矚 政彌遠用 權勢熏灼 彌遠當决 得志置史 則恩州也 兼宮教諫 之矣否則 深可慮也 竑不聽德 秀因力請 外而去一 日彌

遠買美人 其家使矚 政彌遠用 權勢熏灼 彌遠當决 得志置史 則恩州也 兼宮教諫 之矣否則 深可慮也 竑不聽德 秀因力請 外而去一 日彌

遠買美人 其家使矚 政彌遠用 權勢熏灼 彌遠當决 得志置史 則恩州也 兼宮教諫 之矣否則 深可慮也 竑不聽德 秀因力請 外而去一 日彌

遠買美人 其家使矚 政彌遠用 權勢熏灼 彌遠當决 得志置史 則恩州也 兼宮教諫 之矣否則 深可慮也 竑不聽德 秀因力請 外而去一 日彌



遠為其父浩飯僧淨遠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  
 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開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  
 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  
 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者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  
 敢乃以清之無魏惠憲王府大小學教授清之曰教貴誠  
 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之清之上謁彌遠即以此貴誠詩  
 文翰墨示之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  
 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  
 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奉之之意益決乃曰媒  
 藥站之失言于帝覲帝廢站而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蒙古木華黎以田雄權元帥府事及合丑帥師成于隰吉翼  
 等州。知濟南府種質伐青州張林敗走李全入城據之  
 ○六月俞應符卒。蒙古太祖皇帝克塔里寒寨遂屠慶  
 皇城大掠忻都而還。○蒙古木華黎取金平心寨知吉州

楊貞死之時金於牛心寨僑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陽州攻

黎入寨留兵守之而去且使蒙古不花引遊秋七月 蒙

古木華黎徇金青龍堡平陽公胡天作降之木華黎遂趨

關中使蒙古不花守京兆以備潼關按察見次于晉安冀

州之境。九月彭義斌帥師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

青崖降。以宣縉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僉

書院事。冬十月 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府以石天應

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木華黎渡河所過州縣皆

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我欲選一首領而不可得君才略



府皆受 金王庭玉復曹州殺 蒙古石珪。十一月 蒙

古木華黎徇金同州節度使李復亨完顏訛可死之。蒙

古木華黎徇金鳳翔府。赦京東河北路。其新十二月

以李全為保寧軍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司副使。初

全每立戰功史彌遠輒欲加以官賈涉以為不可及加節

勸耶 蒙古太祖皇帝滅回回國其王走死。太祖皇帝征回

而夫 太祖皇帝命速不哥逐之及于交黑河敗之回回

速不哥分兵守其要害回回王進退失援不旬日而便死

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軍宜早回。太祖皇帝

入千里鮮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五年上

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寔陛下

十六年 金元光二年 夏 肅宗德旺 乾定元年 春正月 金

侯小叔復河中府殺石天應 蒙古木華黎復取之。木華

鳳翔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河北還金元帥右

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

復取河中以為天應子幹可代領其眾以守城而造浮橋引

師駐終南為屯田住夏之計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帶

州破阿魯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

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

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

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二月嗣秀王師出

通鑑卷之二十一

七五



卒○三月 蒙古太師魯國王木華黎卒于解州木華黎自河中

帥師還行至解州開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

等勉之言及而卒年五十四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朮博兒忽赤老温俱以忠勇事太祖皇帝太祖皇帝號

為撥里班曲律猶中國言四傑也太祖皇帝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卧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朮張纒

蔽之自暮進曉竟不移足博爾朮從太祖皇帝極見親遇位然右萬功甚多每警夜則太祖皇帝安枕極見親遇位然右萬

戶贈太師廣平王博兒忽從太祖皇帝身更百戰竟死于陳位終第一千戶赤老温功業與三人者等然中原之

功木華黎為第一四人之子孫皆領夏五月 蒙古初置宿衛號四怯薛出官則為輔相焉

之遂留住夏五月 蒙古初置宿衛號四怯薛出官則為輔相焉

治之振旅東附荀夢玉還自鐵門關○金作元光重賞元光

珍貨與銀鈔並用 六月程卓卒○淮東制置使賈涉卒

以在壽邁攝制直司公事 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

程朝宗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

萬人命趙邦友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

淮陰李全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必併召涉帳前

遇出軍必請以前感之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

將校於是全上言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

一納諸朝一申制間一以自留庶功適有攷請給無弊壽

適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己軍諸籍之而併統其軍壽

悟不 秋七月夏人寇金積石州○八月金納合六哥殺行

省蒙古綱攬邳州以叛李全帥師會之不克進乃還青州



邳州從宣經略使納合六哥殺行省蒙古綱掇州反與李  
二措致書海州言欲附宋李全麾下周岳得之以報全  
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李二措納喜兒而  
囚之全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  
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濱棧有亂乃引兵趣九月庚子  
青州金行院總帥牙吾谷討六哥殺之復其城

朔自有食之。冬十二月嗣濮王不凌卒。以許國為淮

東安撫制置副使無知楚州初淮西都統許國奉命居

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即上疏極言全燕謀益深反  
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遂易國文階以為淮東制置  
命下聞者莫不驚愕李全于青州全大不樂及金主

珣卒太子守緒立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  
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之是父

后如問安寢閣龐貴妃陰交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

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為變即給之曰上方更殺后妃

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縊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

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變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

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刺蒲阿集軍三

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

局然後即位於樞密院前宣宗在位孜孜以繼述世宗為志勤

政憂民形於言色然而境土日蹙盜賊群起者良以性本

猜忌崇信讐御獎用吏胥苛刻成風舉措失當任相非人

臨事寡斷南開宋蚌西啓夏侮捐棄蒙古伐夏夏主遵頊

中原招來多敵其淪胥以亡宜哉

傳國于其子德旺自號上皇。蒙古速不斛滅欽察幹羅

思撒里等部大掠西蕃邊部而還

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春三月召崔與之為禮部

尚書以鄭損之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與之治蜀



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金尚書右丞相高汝礪卒

蜀人肖其像而祠焉

金主立諫官乞黜之金主曰汝礪先帝所立以為相者又

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群臣請殺之金

主曰近詔草澤直言今雖譏訕不可殺也唯以君門非笑

哭之所就金以張行信為尚書左丞其信初為參政惡高

琪是復召用之金使李唐英來輸平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後

遣樞密判官移刺蒲阿率兵至秋七月以師出嗣秀王

光州榜諭宋界軍民更不南伐

八月帝有疾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為皇子更名

昀閏月帝崩于福寧殿昀即位尊皇太后曰皇太后垂簾自

聽政封皇子濟國公竑為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

豫史彌遠遺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立之意貴誠

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之久故侯布誠心之下

不答以一語則清之特何以復命于丞相貴誠始拱手徐

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壬辰

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

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

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廢谷等

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

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唯類矣后默然良久曰

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余所宣是

月監貢編卷二十一 七



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耳竑以為然已而遙見殿上燭  
 影中已有人在御座則昉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  
 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即位竑不肯拜夏震梓其首下拜遂  
 尋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官中自  
 肅三年喪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道之功召用宿  
 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內蓄群姦指正為瀉  
 外挑強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屬矣及史彌遠擅權  
 於外楊后竊政於內帝封兄濟陽郡王竑為濟王出居湖  
 州○九月召傅伯成為顯謨閣學士楊簡為寶謨閣直學  
 士柴中行為右文殿脩撰並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帝既

彌遠欲收眾望勸帝哀表老儒於是帝謂宰相曰傅伯成  
 楊簡皆先朝耆舊朕所簡記可召赴行在故有是命簡辭  
 不至簡嘗師陸九淵篤學力行其為以禮部侍郎遷吏  
 政設施皆可為後世法

部侍郎朱著戶部侍郎陳德剛中書舍人真德秀兼侍

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軍器

監王堅並兼侍講初德秀為起居舍人兼官講言事不避

祿廢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焯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

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

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以真德秀為禮部侍

郎兼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開禧初了翁以武學博

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

開邊事御史徐枏劾了翁狂妄了翁遂以親老出知嘉定

府及韓侂胄敗史弥遠用事收召諸賢了翁預焉力辭不

至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

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禮義之學及為潼川轉運判官

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

自監賣編卷三十一 七



追封宗室希璠為榮王妻金氏為國夫人以其子與芮襲

封奉祀帝之本生冬十月嗣秀王師岳卒○夏及金平始

用敵國禮夏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至貞祐初以小

國皆弊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脩好於金稱弟而

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主許之遂以夏國脩好詔中外而

禮部尚書與

十一月以葛洪同僉書樞密院事

敦良弼報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一



投廣東  
以歲貢  
易幾數  
物上  
勅下吏部  
成命等教  
俯賜優敘  
知州知縣  
千于通  
文  
似于賞  
法合章  
明感于方  
明者隆香  
三至奏  
文音  
戶部一本  
金玉節  
文音是

不食心  
有謂其  
平友燕  
以定今已  
恒刑外  
房雲稱  
勉故事  
昌正在不  
註本奇左  
日夕共相  
勤則輕重  
則自心放  
一日勤  
夙夜匪懈  
曠哉屬



